

PENGUIN CLASSICS



企 鹅 经 典

# 红字

[美] 霍桑 著 胡允桓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 俗文化語彙 · 1



◎ 俗文化語彙 · 1

# 紅字

俗文化語彙 · 1

15.00

# 红字


[美] 霍桑 著 胡允桓 译

Nathaniel Hawthorne  
**THE SCARLET LETTER**

---

©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2012

“企鹅经典”丛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联合上海九久读书人文化实业有限公司及企鹅图书有限公司共同策划。

“企鹅”、 和相关标识是企鹅图书有限公司已经注册或者尚未注册的商标。未经允许，不得擅用。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字/(美)霍桑(Hawthorne, N.)著;胡允桓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  
(企鹅经典丛书)  
ISBN 978-7-02-009251-2

I. ①红… II. ①霍… ②胡…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近代 IV. ①I7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39995 号

特约策划:邱小群  
责任编辑:马爱农  
封面设计:丁威静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制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158 千字  
开 本 890×1240 毫米 1/32  
印 张 8.5  
版 次 2012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09251-2  
定 价 22.00 元

## 企鹅经典丛书

### 出版说明

这套中文简体字版“企鹅经典”丛书是人民文学出版社携手上海九久读书人与企鹅出版集团(Penguin Books)的一个合作项目,以企鹅集团授权的“企鹅”商标作为丛书标识,并采用了企鹅原版图书的编辑体例与规范。“企鹅经典”凡一千三百多种,我们初步遴选的书目有数百种之多,涵盖英、法、西、俄、德、意、阿拉伯、希伯来等多个语种。这虽是一项需要多年努力和积累的功业,但正如古人所云: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

由艾伦·莱恩(Allen Lane)创办于一九三五年的企鹅出版公司,最初起步于英伦,如今已是一个庞大的跨国集团公司,尤以面向大众的平装本经典图书著称于世。一九四六年以前,英国经典图书的读者群局限于研究人员,普通读者根本找不到优秀易读的版本。二战后,这种局面被企鹅出版公司推出的“企鹅经典”丛书所打破。它用现代英语书写,既通俗又吸引人,裁减了冷僻生涩之词和外来成语。“高品质、平民化”可以说是企鹅创办之初就奠定的出版方针,这看似简单的思路中植入了一个大胆的想法,那就是可持续成长的文化期待。在这套经典丛书中,第一种就是荷

马的《奥德赛》，以这样一部西方文学源头之作引领战后英美社会的阅读潮流，可谓高瞻远瞩，那个历经磨难重归家园的故事恰恰印证着世俗生活的传统理念。

经典之所以谓之经典，许多大学者大作家都有过精辟的定义，时间的检验是一个客观标尺，至于其形成机制却各有说法。经典的诞生除作品本身的因素，传播者（出版者）、读者和批评者的广泛参与同样是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的必要条件。事实上，每一个参与者都可能是一个主体，经典的生命延续也在于每一个接受个体的认同与投入。从企鹅公司最早出版经典系列那个年代开始，经典就已经走出学者与贵族精英的书斋，进入了大众视野，成为千千万万普通读者的精神伴侣。在现代社会，经典作品绝对不再是小众沙龙里的宠儿，所有富有生命力的经典都存活在大众阅读之中，它已是每一代人知识与教养的构成元素，成为人们心灵与智慧的培养基。

处于全球化的当今之世，优秀的世界文学作品更有一种特殊的价值承载，那就是提供了跨越不同国度不同文化的理解之途。文学的审美归根结底在于理解和同情，是一种感同身受的体验与投入。阅读经典也许可以被认为是对文化个性和多样性的最佳体验方式，此中的乐趣莫过于感受想象与思维的异质性，也即穿越时空阅尽人世的欣悦。换成更理性的说法，正是经典作品所涵纳的多样性的文化资源，展示了地球人精神视野的宽广与深邃。在大工业和产业化席卷全球的浪潮中，迪斯尼式的大众消费文化越来越多地造成了单极化的拟象世界，面对那些铺天盖地的电子游戏一类文化产品，人们的确需要从精神上作出反拨，加以制衡，需要一种文化救赎。此时此刻，如果打开一本经典，你也许不难找到重归家

园或是重新认识自我的感觉。

中文版“企鹅经典”丛书沿袭原版企鹅经典的一贯宗旨：首先在选题上精心斟酌，保证所有的书目都是名至实归的经典作品，并具有不同语种和文化区域的代表性；其次，采用优质的译本，译文务求贴近作者的语言风格，尽可能忠实地再现原著的内容与品质；另外，每一种书都附有专家撰写的导读文字，以及必要的注释，希望这对于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作品会有一些作用。总之，我们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绝对不低的标准，期望用自己的努力将读者引入庄重而温馨的文化殿堂。

关于经典，一位业已迈入当今经典之列的大作家，有这样一个简单而生动的说法——“‘经典’的另一层意思是：搁在书架上以备一千次、一百万次被人取下。”或许你可以骄傲地补充说，那本让自己从书架上频繁取下的经典，正是我们这套丛书中的某一种。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上海九久读书人文化实业有限公司

二〇一一年四月

---

## 企鹅经典丛书书目

---

### 第一辑

夜色温柔

【美】F. S. 菲茨杰拉德

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

【爱尔兰】詹姆斯·乔伊斯

城堡 / 变形人

【奥地利】弗兰茨·卡夫卡

儿子与情人

【英】D. H. 劳伦斯

茶花女

【法】小仲马

少年维特的烦恼

【德】歌德

恶之花

【法】波德莱尔

黑暗的心 / 吉姆爷

【英】约瑟夫·康拉德

白鲸

【美】梅尔维尔

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

【奥地利】斯台芬·茨威格

### 第二辑

西西弗神话

【法】阿尔贝·加缪

白痴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

罪与罚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

波斯人信札

【法】孟德斯鸠

动物农庄

【英】乔治·奥威尔

一九八四

【英】乔治·奥威尔

纯真年代

【美】伊迪丝·华顿

漂亮朋友

【法】莫泊桑

莎士比亚四大悲剧

【英】莎士比亚

好兵帅克历险记

【捷克】哈谢克



### 第三辑

---

老人与海

【美】海明威

太阳照常升起

【美】海明威

复活

【俄】列夫·托尔斯泰

红色骑兵军

【俄】伊萨克·巴别尔

包法利夫人

【法】福楼拜

嘉莉妹妹

【美】德莱塞

巴黎圣母院

【法】雨果

呼啸山庄

【英】爱米丽·勃朗特

简爱

【英】夏洛蒂·勃朗特

忏悔录

【法】卢梭

### 第四辑

---

远大前程

【英】狄更斯

古希腊戏剧选

【古希腊】埃斯库罗斯等

一千零一夜

【古阿拉伯】民间故事集

高老头

【法】巴尔扎克

泰戈尔诗选

【印】泰戈尔

名人传

【法】罗曼·罗兰

红字

【美】霍桑

蒙田随笔

【法】蒙田

牛虻

【英】E. L. 伏尼契

安娜·卡列宁娜

【俄】列夫·托尔斯泰

## 目 录

### 海关

——《红字》之引言	1
第一章 狱门	37
第二章 市场	39
第三章 相认	48
第四章 会面	57
第五章 海丝特做针线活	64
第六章 珠儿	73
第七章 总督的大厅	82
第八章 小鬼和牧师	89
第九章 医生	98
第十章 医生和病人	107
第十一章 内心	117
第十二章 牧师的夜游	124
第十三章 海丝特的另一面	134
第十四章 海丝特和医生	142
第十五章 海丝特和珠儿	149
第十六章 林中散步	156
第十七章 教长和教民	162
第十八章 一片阳光	172
第十九章 溪边的孩子	178
第二十章 迷惘中的牧师	185

第二十一章 新英格兰的节日	195
第二十二章 游行	203
第二十三章 红字的显露	213
第二十四章 尾声	221
经典中的经典	马原

## 海 关

——《红字》之引言

需要表明的是，尽管本人无意在家庭的炉边对朋友过多地谈论我自己的生平逸事，我一生中还是有两次被叙述自身经历的冲动所左右，欲对公众一吐为快。第一次是在三四年前，当时我描写了我在一座幽静的老宅中的生活——那样做实无必要，无情可原，那是无论宽容的读者抑或爱挑剔的作者都难以想象出任何实际的理由。而如今——虽说我深居简出，却依然十分乐于找到一两个知音——我又一次强拉住公众的衣襟，讲述我在一处海关的三年经历。虽然《教区司铎》<sup>①</sup>这种自吹自擂的榜样不再被人仿效，不过，事实似乎是这样的：当笔者任其书稿迎风飘散时，他谈话的对象并非对他的书不肯卒读或不屑一翻的多数人，而是对他的理解胜于他的大多学友或同伴的少数人。确实有些作者远不止于此，他们完全沉溺于叙述私事，把原本只适于讲给某些知心好友听的东西都写出来。似乎那部撒遍世界的印制出来的书，肯定会揭示与作家本性不相同的部分，通过与作品的交流，使他的生活圈子得以变得完整。诚然，即使在我

---

<sup>①</sup> 《教区司铎》是十八世纪初一位佚名作者写的一部假自传，嘲讽吉尔伯特·伯恩斯主教在其《我这个时代的历史》一书中的自我为中心的观点与大肆自我吹嘘。

们客观地讲述之处，亦难礼数不缺地面面俱到。但是，由于思想僵化和语言麻木，除非讲话人同其听众处于某种真实关系，否则，设想有一位虽不算最亲密、却是善解人意的好心朋友在聆听我们的谈话，这种想法还是可以原谅的；此时，由于意识到了这种亲切，天生的节制消失了，我们可以海阔天空地谈起我们周围的环境，甚至我们自己，但在这一面具之后仍然保持着最内层的我。在这一程度上并在这些限度之内，依本人之浅见，一位作家才可以在不会冒犯读者或他自己的权利的前提下，写出其自身经历。

诸君同样将会看到，这篇题为《海关》的随笔具有总是为文学所认可的一种适度，诸如解释下述正文的大部事实如何为我所掌握，并为这里所包容的叙述的确切性提供证据。事实上——这一真正把自己置于编撰的地位或者充其量在构成作品的故事中屡发议论的愿望——这才是我同公众建立个人关系的舍此无他的真实原因。在达到这一主要目的的过程中，似乎可以允许用些许附加的笔触，轻描淡写一下此前未曾涉及的生活模式以及进入其中的一些人物，而作者无非是刚好侧身其间。

在我的故乡萨莱姆，半个世纪之前的德比老王时代，位于车水马龙的码头的顶端——如今为木头发朽的库房所累，商业活动的景象几乎荡然无存；或许只有沿着孤凄码头的什么地方停有一艘三桅帆船或方帆双桅船卸着毛皮；或者在近旁有一艘新苏格兰公司的纵帆船在码放着装舱的木柴——我说的是在这破旧的码头的顶端，那里时常被海潮冲刷，沿着那排建筑物底层的背部，还长着一道并不繁茂的野草，显示出倦怠地度过多年岁月的痕迹——从前窗放眼望去，这里一派死气沉沉，而在海湾对面则耸立着一座宽敞的砖砌建筑。从其屋顶的最高点上，在每天上午的整整三个半小时之内，随风飘扬着或无风下垂着合众国的国旗；但由于那十三道条纹是竖直的而不是水平的，便表明了这里是山姆大叔<sup>①</sup>的民政机构

---

<sup>①</sup> 美国政府的绰号，始用于 1812 年美英战争，一说与美国的缩写 U. S. 相同而致。

而不是军事驻地。建筑物的前面，饰有一个前廊，在六根圆木柱支撑的阳台下，有几级宽阔的花岗岩台阶下到街边。入口的上方悬挂着一块巨大的美国鹰徽：秃鹰伸展着双翼，胸前有一面盾牌，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每只爪子都混握着雷石和倒钩箭。由于这只不愉快的猛禽特有的习惯性的坏脾气，从它利喙犀目的凶相和通常是残忍的表现来看，它似是对温顺的居民区预示着灾祸；尤其警告着对自己的安全十分在意的全体市民，谨防有人闯入其羽翼遮蔽下的建筑物。然而，尽管它凶相毕露，此时此刻却有许多人在这只联邦之鹰的羽翼下寻求庇护；我斗胆想象，在这只鹰的胸廓中具备一个鸭绒枕所有的一切柔软舒适。不过，即使在它心情最佳的时候也毫无伟大的温情，而且或迟或早——早比迟更经常——它会带着爪子的抓痕，利喙的啄伤，或它那倒钩箭造成的流脓的创口，振翅飞离窝巢。

围绕着上面描写的那栋建筑物——我们完全可以直接称之为港口的海关——的路面的石缝中，长满了杂草，表明近日来没有多少生意问津，路上已绝少人涉足了。然而，一年中的某些月份，常有一些上午，公务随着活跃的脚步进展着。每逢此刻，就使年长的居民想到最近一次对英作战<sup>①</sup>之前的岁月，当年，萨莱姆本身就是一座港口；不像如今这样招致本地商人和船主们的冷嘲热讽，他们听任这里的码头坍塌，其商船或货物却毫无必要也不被觉察地扩大了纽约或波士顿的强大的商潮。就在这样的一个上午吧，刚好有三四艘船只同时抵达这里——通常都来自非洲或南美——或许是即将出港驶向远方，于是有了在花岗岩的台阶上轻捷地上上下下的频繁的脚步声。在这里，在饱经海上风浪的船长尚未受到他妻子的迎迓之前，你却可以先在港口里看见他：腋下夹着一个失去光泽的白铁盒子，里面装着他的商船的文件。在这里，还会看到商船的主人，或笑

---

① 指 1812 年美国第二次对英作战。

逐颜开或愁容满面，或彬彬有礼或怒形于色，全看此次完成的航行在商业上实现的计划，会立即变成黄金呢，抑或将他埋进重重的烦恼之中，令别人避之犹恐不及。在这里，还有那些年轻神气的秘书——那些未来的拧眉攒目、胡须花白、忧心忡忡的商人的雏形——，他们如同嗜血的狼仔一样体味着货运贸易，并且已然把货物送上主人的船只，虽说他们还是在贮水池里摆弄模型小艇才相宜。场景中的另一个身影是驶往外国的水手正在谋求一张通行证；或许是一名刚刚抵达的水手，他苍白虚弱，正在寻找获准去医院的保单。我们也不该忘记从不列颠省份运来木柴的锈迹斑斑的小型纵帆船的船长们；那一身油布雨衣雨帽的打扮，虽说没有美国佬那种警觉的外观，但对我们这日渐衰退的行业，却做出了一项不算不重要的贡献。

有些时候，所有这些都凑到了一起，再加上其他的杂色人等，使这一伙人形形色色，一时间将这座海关构成一幅人头攒动的景观。不过，更多的时候，你跨上台阶就会辨出——夏季是在入口处，冬季或天气恶劣时则在适当的房间里——一排令人起敬的人物，坐在跷起前腿、椅背抵墙的老式座椅上。他们通常都打着瞌睡，但偶然也可听到他们在谈话，嗓门介乎演讲和打鼾之间，而那种无精打采又俨如济贫院中的穷人，或者靠慈善救济、靠专营劳动之类的种种方式存活而不是独力谋生的人。这些老绅士们——像马太<sup>①</sup>一样坐在海关的收税处，却不像他那样有责任为了使徒的使命招之即来——便是海关的官员。

再往前走，在你进入的前门的左侧，是某个房间或办公室，大约十五英尺见方，顶棚颇高，两扇拱顶窗虎视着前面所述的衰败的码头，第三扇

---

① 《圣经》人物，耶稣的十二门徒之一，原为罗马帝国的税吏，此处即涉及他的这两种身份。

窗则隔着一条窄巷可以看到德比街的一段。从这三面窗口都可瞥见杂货铺、滑轮作坊、廉价成衣店、船具商店；在这些店铺门口，总可以看到一群群的老水手、码头工，以及诸如此类出没于海港的人物在说说笑笑。这座房间本身蛛网密结，旧漆斑驳；地面上铺着灰砂，这种风格在别处早已废弃不用了；综观其有欠整洁的外貌，很容易得出结论：这是一座那些带着扫帚和拖把这类神奇工具的妇女绝少问津的圣殿。至于家具，室内有一台带大漏斗形烟道的炉灶，一张旧的松木办公桌，旁边立着一个三条腿的凳子，两三把摇摇欲坠的老木椅，以及——切勿忘记这里的藏书——一些书架上的二三十本国会法案和一厚册税收法摘要。一个白铁皮的管子向上穿过天花板，构成与建筑物的其他部分联络的传声筒。就在这里，差不多六个月之前，曾有一人从一个屋角踱到另一个屋角，或是懒洋洋地坐在长腿凳上，一只臂肘撑到办公桌上，目光在晨报的栏目上扫视着——诚挚的读者，您可能已经认出，就是这同一个人<sup>①</sup>曾经欢迎您进入他这间赏心悦目的小书斋，那里的阳光愉快地透过柳枝，投射到老宅的西侧。但是如今，您若是走进去找他，询问这位民主党的海关督察的行止，只能无功而返。改革的长把细枝扫帚已将他清理出办公室；一个更称职的继任者已经取代他的地位，领取他的薪金。

这座萨莱姆旧镇——我的故乡，虽说在我的少年和成年时代都曾离乡客居在外——使我，或者曾经使我，魂牵梦系，那种情感的力量是我住在这里时从未意识到的。确实，就其景色而论，那平坦呆板的表面，覆盖着的大多是木头房屋，没有几栋具备建筑学上的美感——那种参差不齐，既不别致又不古雅，而只是平淡沉默而已，——漫长而懒散的街道令人厌

---

① 指作者本人，这里所说的即本文开始所讲的作者三四年所写的一篇有关老宅的自述中的场面。



烦地沿整座半岛延伸，一端是绞架山和新几内亚，另一端是济贫院的景色，——这就是我的故乡，如果对其依依不舍，也就有理由对乱糟糟的棋盘产生感情了。然而，尽管我在异国他乡无一例外地十分幸福，内心却总怀着对老萨莱姆的情感，由于找不到更好的字眼，就权称之为眷恋吧。这种情愫可归于我的家庭多年来深深植根于这里的土壤。自从源于布立吞人<sup>①</sup>的我的家族的最早移民在这片满目疮痍、树林环绕的定居点上露面以来，已经有二又四分之一世纪之久了，如今这里已形成了一座城镇。他的后人都在这里生生死死，将他们自身的凡胎肉体与此地的尘世土壤融合为一，以致当我漫步街头的片刻，脚下的土地无处不与由其构成的我的俗子之躯血脉相通了。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所言及的这种关联不过是土壤对土壤的息息交感共鸣罢了。我的乡亲中很少有人能够明了这一点，而由于那些家族乐于频繁迁徙，也无需认为有弄个明白的必要。

但这种情愫仍然有其道德品性。我的第一位先祖在家庭的传说中笼罩着一种隐隐约约的高大伟岸，就我的记忆所及，其身影早就出现在我童年的想象之中了。它至今仍纠缠着我，并且以往事诱出一种亲情，对此我绝少在涉及本镇现状时宣扬。我似乎更强调他是这里的一位居民，因为他是一位板着面孔、蓄着胡须、身穿深褐长袍、头戴尖顶高帽的先祖——他携带着《圣经》和佩剑早早来到这里，在新辟的街道上郑重其事地迈着庄严的步伐，如同一尊战争与和平之神那样身躯高大——我强调他胜似我自己：因为本人的名字鲜为人知，本人的面孔别人感到陌生。他是一名军人、一位议员、一位法官；他又是教会中的一个首领；他具备清教徒的一切品性，无论正邪。他还是个残忍的迫害狂，教友派教徒将他记入他们的历史，叙述了亲眼目睹的他严惩他们教派一位妇女的事件；人们担心，其

---

① 古代住在不列颠南部的凯尔特人的一部分，是英伦三岛上的原始土著。